

當代人物趣事軼聞

(三)

張守初

張治中一副奴才相

書僮出身攀登上將

張治中文字白，安徽省巢縣人，保定軍官學校畢業。據說原為雲南督軍唐繼堯的書僮，服侍唐督軍殷勤，善解人意，而且好學不倦，經唐氏保送進入保定軍校。民國十四年筆者初入黃埔軍校時見到張治中，當時他任第三期學生總隊（總隊長嚴重）中校大隊長，次年三月升任第四期步兵第一團上校團長。張治中身材中等，面貌白淨，說話響亮有力，對學生講話開口不離校長說如何如何，每件事好像都是校長說的，很少說是他自己的意見，同學們傳言他是勤務兵的材料。

民國十五年七月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成立，總司令蔣公任命張治中為總部少將副官長；北伐軍克復武漢，籌辦武漢分校，任張治中為分校教育長並兼學兵團長。十六年四月汪精衛回國，寧漢分裂，張治中堅持效忠蔣總司令，棄職潛赴南京，向蔣公報到。十七年出任中央軍校（從黃埔遷建南京）中將教育長，一次蔣夫人蒞校參觀，

張教育長命令全體學生列隊恭迎，並吹奏三翻軍號。（按吹奏三翻軍號為對上將禮節），校長夫人雖為貴賓，由教育長率領高級負責人員數位出迎即可，禮而逾節，亦非所宜，因此引起學生不滿；也可證明張治中是管家材料，小人獻殷勤，以求飛黃騰達。

自稱乾兒跪求赦罪

民國二十七年秋，張治中下令火燒長沙，三顆人頭萬古冤，他是罪魁禍首，僅受到撤職留任處分，引起全國人士不平。事後調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上將部長，曾向委員長謝罪，痛哭流涕，自批面頰，聲稱：「罪該萬死，蒙恩免罪，天高地厚，當誓死效忠。」從此再逞獻其管家才能，殷勤服侍委座，無微不至。前者某先生撰文，言及張治中懇託吳稚暉向委員長說項，認為義子事，似有出入。據前銓敘部長後任河南省主席李培基言：張治中懇託考試院長戴季陶向委員長說項，認其為義子。戴氏起先不肯，經張治中卑辭固請，戴氏才勉強應允同時晉見委員長，只是讚美張氏忠誠，請予特別愛護，其餘由張治中見機行

事。二人晉見，戴院長如約說罷，委員長連說好好！張治中見機行事，撲通下跪，口稱：「義子張治中拜見義父。」委座不悅，連說：「這麼可以，這麼可以！」委員長並未承認，張治中却洋洋自得。李培基和戴院長接近，李培基所言比較可信。

統戰逼宮自甘附逆

張治中效忠蔣委員長，委座寵信有加，為大家共認的事實，萬想不到他竟是最後逼宮的人。張治中反對武漢政府親共，毅然出走，投歸南京政府，一向是堅決反共的；但是在重慶任政治部長時，又一變為親共者。他和周恩來稱兄道弟，毛澤東到重慶又住在張氏家中，他儼然以開明人士自居。毛周二入亦極力吹捧，想把委員長身邊的紅人拉攏過來，以作統戰工具。民國三十八年初，徐蚌會戰失敗，舉國人心惶惶，有些所謂民主人士紛紛請求總統下野，元月中旬蔣總統召開國是會議，多數人籲請蔣公排除萬難，繼續領導。社會部長谷正綱痛哭流涕，聲言：「寧為史可法，不做洪承疇。」使全場感動。而張治中却於

會後單獨去見蔣公，他說：「現在大勢已去，無法挽回，舉國都希望和平。你老人家辛苦半生，也該休息休息了，你出國避難，我們就可以和共黨談和了。」別人的狂叫蔣公不去計較，萬想不到張治中這人竟出此言！痛心已極，眼紅含淚，連說：「好，好。」於是就宣布於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引退，由李宗仁代理總統。

李宗仁代理總統就命張治中組成和平代表團，飛往北平求和。毛澤東在懷仁堂宴請代表團人員，中共高級幹部及所謂民主人士數百人參加，張治中坐首席，毛澤東親自奉陪。中共電臺設在懷仁堂的擴大器高叫：「南京反動政府求和代表團一行，由投機分子張治中率領飛來北京了，刻在懷仁堂聚餐。反動派已到窮途末路……」張治中聽見，臉色慘變，對毛澤東說：「承蒙主席設宴招待，又何必如此漫罵！」

毛澤東說：「這般毛頭娃兒們真是胡鬧！吃酒，吃酒，不要理他，飯後我要好好的教訓他。」這是他們預定的下馬威，所以和談條件絲毫不讓步。和談破裂，張治中不回南京，就任共黨「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」及「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」等職，甘心附逆。

胡宗南的特立獨行

胡宗南的豐功偉業不用筆者再為頌揚，故就其特立獨行的所作所為略為介紹；不但絕無不敬之意，而且其行為更令人欽仰。他的特立獨行是廉潔與不二色，自身儉樸節約，對人對專用錢大方。

罵軍需沒有人情味

民國二十年前後，胡宗南還是陸軍第一師師長，駐防甘肅省天水縣，師屬特務連某排長請婚假二個月，返回湖南家鄉結婚，並預借兩個月的薪餉法幣八十元；其連長轉呈師長，他批示所請婚假照准，並准借八百元。軍需處長拿着批示去見他：「師長，批錯了吧？他只請借八十元，怎麼批了八百元？」

他瞪着眼說：「那裡錯了？他往返幾千里，又要結婚，八十元怎麼够？我批了八百元錯了麼？你們當軍需的就會在金錢上打算盤，沒有一點人情味！」此事傳遍全師，人人叫好。

吃飯付賬身無分文

胡宗南不愛多說話，是埋頭實幹的人，生活刻苦，時常身上不名一文。有一次他帶一副官往南京公幹，事畢同遊上海，住在旅館中二間相連的套房，他住裡間，副官住在外間。副官出去了，他也想去逛街，身上沒有錢，就擰斷副官箱子上的鎖取錢用。副官回來，發現箱子被打開錢少了，就報警來察看，疑感是旅館中人偷竊，召集帳房及茶役追問。正在追查糾紛中，胡宗南回來了，笑着說：「錢是我拿走的。」

後來他任集團軍總司令時，忽然獨自一人出門，肚子餓了就到飯館吃飯，吃罷掏腰包付賬，不名一文，對跑堂的說：「對不起！我沒有帶錢，把手錶押在這裡，等一會送錢來贖。」在西安市幾乎無人認識七分校胡主任，集團軍總司令

胡宗南，帳房先生跑來說：「總司令來吃飯，請還請不到呢！那裡敢要總司令的錶作抵押？就讓我請客吧！這是我們的光榮。」結果帳房不要手錶作抵押，他回去後立即派人送錢還飯賬。

胡宗南由少及長，以至於顯達，從無冶遊行爲，在單身漢中如此不近女色者，實屬難能可貴！傳言他生理上有問題，依照某教授的說法：「這就是不正常的男人。」後來他和葉霞翟女士結婚生子，證明傳言純屬子虛烏有。他三十幾歲就升任中將師長，他那師轄三個旅和幾個特種兵部隊，人數眾多，糧餉充足，真可稱得是「天下第一師」。他常說：「要錢有錢，要槍有槍。」自然不缺少玩女人的錢，尋求佳偶亦屬易事；但是他抱着「匈奴未滅，何以家爲」的宗旨，到了三十多歲已建立偉大事業，還是單身漢。

孔二小姐不敢領教

胡宗南因公赴南京，某夫人給他介紹孔二小姐，長者命不敢違，他心雖不願，也表示接受。一日邀請孔二小姐同遊中山陵，二人坐上胡師長的轎車，開到中山陵下；他趁二小姐不注意時低語司機，命司機把車開走，不要再回來接他們。他攙扶二小姐登上陵道，謁陵後走下來，高喊司機不見回答，便怒罵：「這個混帳東西跑那裏去了！我們就步行去遊靈谷寺，鍛鍊鍛鍊身體，徒步瀏覽更有趣。」

孔二小姐勉強應允，走了兩三公里，香汗淋漓，她嬌生慣養，從未如此勞累過。又返回到中山陵，仍不見胡師長的座車，她就大發嬌嗔：「

真是莫名其妙！你怎麼用這樣混帳的司機？」

他含笑回答：「司機也是人，他貪玩誤事也免不了的，回去我一定處罰他。我們就走路回去吧。」

「你自己走回去吧！我可不再受洋罪。」二小姐氣沖沖，自己叫了一部出租汽車就走了。她回到城裏就向某夫人訴苦：「胡宗南是粗獷條，一點不會體貼女孩子，我嫁給他，有的罪受了。」

胡宗南也向夫人請求諒解：「我身為軍人，勞碌慣了，二小姐嬌生慣養，恐怕不能跟着我吃苦，我也不敢委屈她。」這一番婚事當然告吹了。

婚禮賓主不滿一桌

抗戰後期胡宗南已升任第一戰區上將司令長官，仍未結婚。民國三十六年春，他指揮大軍攻克陝北共軍根據地延安後，就在西安和葉霞翟女士結婚，婚宴僅有一桌，連同證婚人共計只有六位，可說是最簡約的結婚場面。宴罷略事休息，他就飛往延安視察，夫人葉霞翟教授飛回南京任教，這樣的特立獨行，世間少有。

胡宗南統率大軍數十萬，指導數省軍政，被稱做西北王，「要錢有錢，要槍有槍。」可是從無一壩之植，一瓦之覆，又無金錢積蓄，真是令人不敢相信！來臺後任澎湖防衛司令官，除了自己薪俸，不取公款分文；家中生活，子女教育費，多賴其夫人葉教授的新金維持。死後的棺木也是由其同期同學捐贈，實可稱為特立獨行，奇人

奇事。

林彪之死一如預言

上下舖睡出兩部長

林彪湖北省黃岡縣人，武昌某私立舊制中學畢業。民國十四年秋，黃埔陸軍官校在武昌秘密招生，林彪和河南省人楊蔚同時錄取，又同船赴黃埔報到入學。筆者與林彪同為四期而不同隊，故不相識；同鄉好友任振中和他連桌共學，知之較詳。任同學說林彪中等身材，沉默寡言，頗富心機，勤學不倦，功課中上，知其為青年軍人聯合會會員，該會標榜為中國國民黨左派集團，實際上是共產黨的外圍組織。十多年前黃埔四期在臺同學聚餐時，高魁元學長說他和林彪同一寢室睡上下舖；一張床舖睡出國共雙方兩位國防部長，可稱古今中外奇聞！

黃埔四期投共連長

民國三十五年春，筆者在南京看見新民日報第一版頭條新聞大標題：「黃埔軍校大演習」、副標題：「小兄弟對抗老大哥」。當時黃埔一期杜聿明任東北九省保安司令長官，揮軍向長春地區共軍進攻，黃埔四期林彪任共軍東北軍區司令員，二人各統兵十餘萬，在長春地區激戰。新民日報為民營報紙，重視趣味，以廣銷路，對政府而言含有諷刺意味，中外人士引為趣談。

林彪於黃埔四期畢業後，分發第四軍張發奎部葉挺師中任排長，十六年夏天升任連長，可能是

此時加入共產黨。七月唐生智自封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總司令，升張發奎為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總指揮，轄第四、第十一、第二十、三個軍及教導團等特種部隊共十數萬人，稱東征右翼軍，沿長江南岸向南昌進發。二十軍賀龍所部領先出發，第四軍之葉挺所部隨之，此時張發奎之總部在九江。賀葉兩部人馬到達南昌，即會合朱德之第三軍教導團及南昌市警察（朱德兼局長）暴動，中共稱「八一起義」。組成「中華革命委員會」仍稱國共合作，列名委員名單有中國國民黨要人及其他黨派人士，多數並未實際參加，只是共黨為壯大聲勢，冒名假借而已。林彪升任「中華革命委員會」警衛營營長。毛澤東於北平任偽中共主席時，崇信林彪，升他任當時唯一的副主席，兼「人民政府」國防部長，稱他為「最親密的戰友」，在憲法中明定為毛澤東的繼承人。於「八一建軍節」大會中，稱讚林彪為「八一起義」的功臣，如何勇猛作戰，如何建立大功，吹得烏煙瘴氣。試想一個營長如何有此豐功偉業？真是吹牛不打草稿！

在平型關打次硬仗

叛變隊伍數萬人，在南昌不能立足，南下廣東流竄年餘，所剩下來的殘兵敗將不足萬人，最後回到湘贛兩省交界之井冈山落草為寇。到民國二十年前後，已發展到十數萬之眾，在閩粵贛三省邊區成立蘇維埃政府，建立紅軍，朱德任紅一方面軍總司令，毛澤東任政委（林彪當時才二十四歲，任紅一方面軍第三軍團長），下轄三

中 個軍，共十餘萬人。此外在湘鄂西部的賀龍部衆約有二萬餘人，稱紅二方面軍；豫鄂皖邊區的張國燾有部衆六七萬人，稱紅四方面軍；在陝北的劉志丹僅有部衆數千人，稱紅三方面軍。

經過國軍五次圍剿，朱毛在贛南不能立足，開始二萬五千里流竄，賀龍、張國燾也相繼失去根據地，三股紅軍流竄到陝北，投靠劉志丹，殘兵敗將只剩二萬餘人。

民國二十五年冬西安事變，即爲中共策動，從此採取低姿勢，宣傳槍口一致對外，向國民政府求和。宣稱取消暴動、取消蘇維埃政府、取消紅軍，改編爲國民革命軍。信仰三民主義，服從蔣委員長領導。二十六年七七事變，全面抗日，國民政府改組中共僞政府爲陝甘寧三省邊區政府，相當於省政府地位。所有共軍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（俗稱共黨爲八路的由來），朱德爲總指揮，彭德懷爲副總指揮，轄三個師，賀龍、劉伯誠、林彪分任師長。八路軍參加抗日，只有林彪部在晉北平型關與日軍打了一次硬仗，中共就大肆宣揚，其餘只是七分發展，二分應付，一分抗日而已。

三同學在西安歡聚

民國二十六年秋，中央組成代表團，赴陝北考察點驗，楊蔚將軍隨團前往。毛澤東知其與林彪爲同期同學，且曾相識，就命林彪特別向楊蔚下功夫，招待無微不至，並向校長問好，親熱逾骨肉，極力表現師生同窗之情誼。後來蔣委員長在西安召集師長以上將領會議，林彪見到委座，以學

生之禮向校長致敬，且言：「一日爲師，永遠深記師恩。」

林彪在共產黨中是傑出的軍事人才，除統兵作戰外，還兼任陝北抗日軍政大學校長。抗戰期間他著作一本「游擊戰術」，旨在對日作游擊戰，經我軍事委員會翻印，發交各部隊長參考，筆者持有一冊，內容項目大致爲：敵進我退，敵退我擾。聲東擊西，虛實互用。迅速分散，迅速集中。

抗戰後期林彪由莫斯科返國，飛機降落西安，稍作停留，胡宗南親往其寓所拜訪，他出迎說：「承蒙老大哥枉駕幸臨，小兄弟愧不敢當！」二人接談數次，胡宗南命令西安市警察局局長妥爲保護，但不得干涉其行動；他有所行動時立刻具報。並電約戴雨農急飛西安聚談，三人所談內容保密，外人不得而知。

親密戰友粉身碎骨

民國三十六年春，和林彪連桌共學的任振中對筆者說：同連某同學（任振中不願透露其姓名

）奉命潛往長春郊外見林彪，策動反正。二人相見甚歡，勾肩搭背，如同在校時一般親熱，酒過三巡，某同學言歸正傳，勸他反正，中央當任其爲東北軍政長官。他說：「太晚了！國共合作抗日，我擁護委員長；和談破裂，人各有志，各行其是。現在不談政治，於私校長仍然是我們的校長，你我还是好同學。你回去替我向校長問候！」他又開玩笑的說：「你是蔣幹過江，枉費心機！」某同學受其譏諷，很生氣的說：「我好心勸你，你不聽，毛澤東心狠手辣，狡兔死走狗烹，你執迷不悟，將來粉身碎骨，死無葬身之地。」

他回答：「騎驢看唱本，走着瞧吧。」

民國六十年，林彪五七一（武起義）工程計劃，聞某將軍言，林彪確實與我方有聯絡，準備反正。機密外洩，倉惶出走，與我方沒有聯絡好，急飛蒙古，飛機爆炸，粉身碎骨。

「粉身碎骨」的話是在民國三十六年某同學所說，絕非林彪死後的附會，筆者作證，當時確實聽到任振中所說，預言奇驗，不幸而言中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中外文庫

之三十三

寸草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臺幣捌拾元

本書係旅美名女作家徐櫻女士精心傑作，思親、懷舊、憶往，附珍貴圖照多幀及徐小虎博士英文名著回憶奶奶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

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